



肖遥讲述陕西年俗——

爱丽丝梦游“年俗”仙境

大年初一去姐姐家,小区门口的高中静悄悄的,我家小朋友感慨,这学校,可能一年到头也就这天是没人的吧。姐姐家也静悄悄的,外甥昨晚上网课到半夜四点,我们出现的这个点是他的深夜,我家小朋友百无聊赖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等哥哥起床。我心里暗暗发笑,小朋友一年到头被作业被培优班兴趣班“卷”着,也只有这一天能够感受到无聊吧?我小时候刚好相反,一年到头都会无聊,惟有过年不会。

小时候以为全世界过年都是这样的:年三十吃面,年初一吃饺子,年初二大姨小姨们回外婆家,舅舅和舅妈们去河对岸的舅妈娘家走丈人。每到这时候我都会遇到一个世纪难题:是在家等姨妈们,还是跟舅舅去河对岸?这样的选择困难,正月十五以前的每一天都会遇到。相比较县城,乡下的舅妈娘家的年味更重,除了晚上要住在窑洞里有点害怕,其它的都很新鲜:尤其是厨房里的“花馍”蒸好的时候,白胖胖热腾腾的,我分辨着:猪、狗、蛇、兔,竟然还有喜鹊、蟾蜍。鉴于我这么没见过世面,表妹带我去她的舅舅家参观,主窑洞里摆放的是一条巨大的龙馍,连龙须都是用面捏的。这家人,就连没人住的、存放粮食的窑洞里,都放着花馍,说是敬鼠神的。

正月十五以前只有大年初一不

用纠结,早上会被满城的鞭炮吵醒,舅舅也不甘示弱,把我们几个小孩叫起来放鞭炮,说是最好能在别人家的鞭炮没放之前就点燃自家的,鞭炮放得越早,一年的运势和光景才会越好。放完鞭炮,就要去敬奉祖先。供奉起祖先的神位,早早地敬奉鲜果点心,再燃烛烧香,磕头作揖。表妹和表弟最喜欢偷吃敬祖的“水晶饼”,还会打趣说他们吃的是“水晶套餐”,表妹只吃“金底银帮鼓鼓腔,红色印章盖中央”的酥皮,最好吃的是有玫瑰花香和橘饼清香的接近馅的内皮,把馅抠出来给表弟,表弟到底年幼,一点也不嫌白砂糖、猪板油、核桃仁、冰糖、玫瑰、黄桂等馅料甜腻。他们也会给我带我最喜欢的蓼花糖。我喜欢把金黄色有一层白芝麻的皮先啃完,再细细地享用中间的蜂窝状糖心馅料,蓬松松松,丝丝缕缕,状若“蓼花”,最想不通的是我那没牙的姥姥最喜欢吃粘牙的琼锅糖,没少把她的假牙粘掉。长辈们大概不介意小孩子偷吃贡品,毕竟祖宗们是最心疼后代的,何况我们小孩子忙着偷吃、捣乱、放炮,如果把这些饼呀糖呀堂而皇之摆在桌上,大概率没人碰。

如果说渭北高原姥姥家的年俗

更浓郁,那么,在关中城里的奶奶的年则更加隆重和丰盛。我父亲的老家在蓝田,就是那个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的蓝田,陕西的厨师之乡。我爷爷爸爸叔叔甚至姑父们都身怀绝技,每年大年初一中午的“过年饭”都是他们PK厨艺的舞台,关中宴席讲究八凉八热。我叔叔会准备西府肘花、长安冻肉、泾阳穰馍、洛南豆腐干、老陕酒碟子、渭南豆腐丝拌粉条、临潼卤猪蹄、富平九眼莲……我姑父负责热菜,比如西安烩三鲜、渭南生炒、商洛商芝肉、奶汤锅子鱼、汉中腊肉、紫阳蒸盆子、榆林豆腐、金边白菜……压轴菜是我爸做的“煨鱿鱼丝汤”。爸爸喝叔叔们在准备热菜凉菜的时候,妈妈和婶婶们在包素馅饺子,饺子上桌,奶奶就开始下挂面,做一锅漂着葱花、泛着酸香的臊子汤。捞几个小元宝形状的饺子、挑几筷面条、浇上臊子汤,这最后一道“主食”叫“钱串子”。

这一系列隆重的主菜只是拉开“过年”的序幕,接下来才是我们小孩子的主场,二三十年前的过年,是“过孩子”的,到哪里孩子都会受到欢迎,孩子就空前地拥有了选择权,每逢过年,我就像一个分身乏术的,有很多会要开的官员,或者一个有无数场子

在等着我的台柱子演员,老人们在等着我拜年磕头,亲戚们等着要我发压岁钱,表姐妹在等我聊天,堂兄弟在等我玩耍,零食瓜果等我去品尝……我就像追着兔子钻进洞窟的爱丽丝,梦游在“过年”这个仙境,沉溺在各种神奇的体验和见闻里。



肖遥,现居西安,专栏作者,为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新周刊》《读者原创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南方周末》等刊物供稿,曾为全国20多家媒体写专栏,出版随笔集《酱醋茶扮成诗酒花》。



金秀华讲述皖北年俗——

故乡的年

一路奔波,回到故乡已经是腊月二十九的午后。

匆匆吃了午饭,我和姐姐就开始忙碌起来,我和面,她准备馅料。

“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。”故乡地处皖北,过年的习俗不是蒸馒头,而是蒸包子,象征来年的日子会蒸蒸日上。包子馅,有蜜枣的、红豆的,还有白菜豆腐粉条的,预示着来年的生活甜甜蜜蜜,添财进福风调雨顺。

母亲身体好的时候,每年过了小年,就忙活着炸圆子、磨豆腐、蒸包子了。我们赶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,总是有温热可口的饭菜在等着。但近年来,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。“我不能做了。”母亲站在厨

房门口,神情有些低落。忙碌惯了的她,大病初愈之后,总是感觉自己成了儿女的拖累。

“你都忙了这么多年,现在还想忙什么?你就在一边做总指挥吧。”大姐安抚着母亲。

母亲轻轻松松做起来的事情,轮到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才感觉到不容易。按照老理儿,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,是不能蒸包子馒头的,因为蒸和争谐音,不吉利,很多人家年前一次性地蒸出够全家吃一个多星期的包子。我们家今年回去过年的人不多,但也有六七个人,十多斤面粉和了三大盆面,热得棉袄都穿不住了。

把和好的面,连面盆一起用保鲜膜裹起来,塞进母亲开了电热毯的床上,再盖上被子。温度高了,面才能发得更好,蒸出的包子才会更喧软。

不过两个小时,面就发好了。我和姐姐开始揉面排气、切剂子、擀皮、包馅、二次醒发、上锅,步骤虽多,但不费多大功夫,只是在整个过程中,不能随便说话,不能说“怎么还没熟呢?”“馅不够”之类的,要说些“面发得真好!”“这蜜枣真甜!”等等,这样才吉利(我小时候因为在蒸包子的时候乱说话,被母亲教训了不晓得多少回)。

包子出锅后,挑了个有蜜枣的

给母亲,她很喜欢,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那些年,家境不是很好,孩子又多,过年的包子,放蜜枣的只有几个。小孩子都喜欢甜甜的蜜枣馅儿,可是包子打外面看都是一个样的,我们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种被父亲称为“号脉”的手法,把大包子拿在手心,用手指捏捏包子底部中间的位置,偏硬实的就是蜜枣馅儿的,松松软软的必然就是白菜馅儿的了。

我们在蒸包子的时候,两个弟弟就带着纸钱上坟去了。祖坟就在房子北面不远的田野里,站在后门口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爷爷奶奶的坟头。按照习俗,祭祖一般都是在小年前后进行的,我们因为都在外地工作,春节前一两天才能返回,祭祖的事只能推后。老家的风俗,女孩子是不能上坟的。我爷爷在的时候,老是说,女孩子去上坟,祖宗们收到的钱,就只有一半了。三十多年来,我只去上过两次坟,一次是考上大学的时候,一次是在结婚的时候。考上大学的那次,是爷爷提出来的,他说,“要给老祖宗们报个喜!”

我站在老屋的后门口,看着祖坟那边的青烟,在落日的余辉里袅袅升腾,而后慢慢散去,就想着我的祖祖辈辈,他们来了,又走了,心里有些伤感。好在他们就躺在不

远处,我回到故乡,站在屋后,一抬头就能看到他们。

大年三十,晨光熹微,母亲往一个个房间里喊人起床,“都几点了,还不起来?”其实不过是七点多钟。早些年,母亲洪亮的声音,隔着几个房间都能听到:“一年还要懒到头啊?”我们总是要在床上磨蹭半天,才不情不愿地起床。如今,母亲的声音不再洪亮,吐字也不再清晰,我们却都麻利地起来了,烧饭的烧饭,扫地的扫地,母亲坐在堂屋门口,看着我们,笑容满面。

大年三十的午饭是最隆重的,午饭结束后,我们就开始准备年夜饭。年夜饭的主角是饺子。以前年夜饭的饺子必须是素馅的,近些年才开始包各种肉馅的。包饺子也是要加大分量的,因为要留一份作为大年初一的早饭,“初一不吃汤,走路心发慌”,这里的“汤”,其实是饺子。

大年初一,吃完“汤”,就要拜年了。父亲、母亲端坐在椅子上,我们轮流上前磕头。大姐学了新花样,拿了个不锈钢盆倒扣在面前,一个头磕下去,就是砰的一声响,声势颇大,母亲一边笑得合不拢嘴,一边发压岁钱。她的压岁钱都不用红包装的,用她的话说,“包起来,别人就不知道有多少钱了”,多少有些显摆的意思,却又直白得有趣、可爱。

我规规矩矩地跪下,恭恭敬敬地磕头,欢欢喜喜地接钱。钱不多,每人50块,心里却幸福极了。我已人到中年,最小的弟弟也为人父了,可是在父母眼中心里,我们都还是孩子。



金秀华,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编辑。